

不论生活怎样，
先拿起爱的号码牌

►10版·文艺百家

南京路上“四大”：
中国近代商业建筑先驱

►11版·建筑可阅读

节气、歌谣和民俗里的“四季江南”

►12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重新思考什么是属于影视作品的文学性

——谈谈严肃文学的影视改编

范咏戈



回望中国电影百年、电视剧六十余年的历史，那些高光时刻都离不开和文学的携手共荣——从《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到《祝福》《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再到《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近年来，原创勃兴，网改逆袭，严肃文学的影视化转换遭遇某些瓶颈。或因题材难以驾驭，或因天生缺少基础“粉丝”不被影视市场看好，或因改编周期长资金负荷重等。

正当需要有一部扛鼎大剧为严肃文学影视转换“提气”时，2022年的开年大剧《人世间》诞生了。这部剧引发的全民追剧热潮，达到了近年来少有的“天花板”高度。一流编导以专业换来信任的改编使小说原著的影响获得极大扩容，也引发了我们对于文学原著影视改编的重新思考。

我以为，在未来选择严肃文学进行影视改编时，需要以下三重对焦：

改编要现实属性、民族符号对焦。中国故事、中国梦始终是影视创作的主题词。近几年由文学原著改编而来的一些剧集，较多是截取了历史的断面，赢在“话题”。如婚姻、育儿、养老、啃老、住房、职场等等。须知，记录时代、凝聚了全社会集体情感的现实主义IP才是真正的大IP。这些文学作品恰恰是去经验存人生经验的。正如王海鸰改编《人世间》时说的，这部作品表现的不是一个横断面的生活，而是纵横几十年，有叙事原点、历史纵深感的一种生活。叙事原点——共和国昔日的工业重镇，改革开放后经济落后，几十年不变的棚户区光字片。生活在那里的不是普通工人就是下岗工人。工人家庭生活的艰辛，老工业基地的阵痛——在50年漫长的历史中，这里的人没有向生活低头。周家三兄妹出了市委书记、大学教授，他们为国效力，也有一心守护小家的周家“老疙瘩”周秉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尽其所能地守护着光字片“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光子片代表了民族精神符号。“大家”和“小

家”组成了社会，充满了中国式人情。大哥秉义一心为大家，弟弟秉昆一心为小家，和睦的家庭和一家兄妹的命运正是今天值得去尊重和回望的历史。这是小说家一种成熟睿智的思考，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发现了小说应当发现的”。除此之外，小说原作提供的故事、细节、人物，都有别于那些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相割裂的作品，在长篇小说中亦不多见。

《白鹿原》的小说原著也提供了现实属性和民族性格符号。和《人世间》中老工业区光字片相映成趣的是，《白鹿原》是以关中平原的“仁义村”白鹿村展开。这一叙事原点是一片有浓厚的关中风情

的土地。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喜剧。朱先生对传统道德的坚守，白嘉轩的勤劳与自私，鹿子霖的望子成龙，白孝文的情感波折，白灵投身革命，黑娃被迫为匪，鹿兆鹏追求理想，鹿兆海舍生为义，演绎了两个不同家庭子弟的曲折人生轨迹和命运归宿。作品的厚重在于展现了古老的土地在阵痛中颤栗，但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在洗礼中得到了传承和变革，重新改写旧体制和生产方式，这片土地就会迎来明媚的阳光。丰沛的文学滋养，自带的厚重——有了原著的史诗品质，打造影视史诗的目标变得不再高不可企。

改编也要和当代社会价值、审美趋向对焦。

艺术虚构的最高形式并非故事，而是人物。《平凡的世界》中，在面对现实压力和人生抉择时，孙少平兄弟依旧坚守最初梦想和对爱情执着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自尊好强的高中生农家子弟少平，与地主家庭出身的郝红梅相爱，后郝红梅转爱家境优越的顾养民。倔强的少平回乡劳动，在经历了大旱、抢水、死人的事件后，断然拒绝侯玉英以进城为诱的追求，远离故土，漂泊揽工。哥哥孙少安初中毕业就在家劳动，与村支书田福堂的女儿田润叶青梅竹马，遭到田福堂的剧烈反对。最终少安娶了勤劳善

良的山西姑娘贺秀莲，转型开办了烧砖窑，走上了致富路。有不少读者说，在困难的时候有一本《平凡的世界》相伴就有了将路走下去的勇气。

《人世间》中的秉昆尝尽人间冷暖的生活滋味，身上却有着满满的中国式的情义。他对小家充满道义担当，遭遇了那么多挫折，入狱以后，和原来的好朋友们一起开搬运公司，重新找回自己。编剧王海鸰说，以我们国家现在的开放程度，周秉昆的价值观应该能够被大家所接受。事实的确如此。写出底层小人物的努力实现逆袭，体现社会正能量，引起人们共情，是小说原著也是影视改编共同的创作秉持。

《装台》里的顺子作为一个底层打工者，无论别人怎么看待他，他都认为装台是一份和艺术有关的活计，尽职尽责，吃苦耐劳。前妻所生的孩子引爆家庭纠纷，和现在的女人又是一个酸甜苦辣故事。人入去，所寄居的城市，城中村一次次传来拆迁的消息。不变的是顺子做人的责任和担当，日子还得开心地过去。

《平凡的世界》《装台》《人世间》普通人不求大富大贵，但他们努力改变自己。中国的大多数人都这样生活的。正如《人世间》的一句主题歌词：“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这些小人物的逆袭，正是当代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也是能够吸引全域观众追剧的魅力所在。

改编还要和形态转换、编码重译对焦。选定严肃文学IP进行影视化转换、扩容是一种再创造。文学长于对时代人生进行深刻思考，在语言、形象、讲故事方面也有优势。影视是综合艺术，其表现力无可比肩，且拥有空前强势的传播平台。在改编的时候不应该把积极的文学精神剔除，这不现实也不理智。但是也应该看到，具有一流文学元素的小说

不能和一流的电视剧划等号。有些作品改编后甚至在收视上遭遇滑铁卢，固然可以责怪市场，责怪观众趣味，但更应反思的是对于影视文学性的认识。在要求影视剧具有文学品性的时候，不能忽视影视在承载文学性方面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文学性进入电视剧不是主导，而是服务。这种服务在多数情况下应该构建在影视剧先天有的规范和功能内。如果过分强调原著的文学性而忽视影视自身的表达方式，就是原作者亲自改编也未必尽如人意。将文学原著改编成影视作品时，如果充分考虑到后者的艺术特性与规律，哪怕牺牲部分原著的文学性，也会在影视作品中获得新的属于影视的文学性。应该承认，文学性仅仅是构成影视剧的一部分，只有把荧屏效果作为创作的最终目的，才可以使编剧将文学性优秀的作品转化为视听形态，才可以产生优秀的影视作品。

回到《人世间》，编剧王海鸰强化、渲染着剧集的“过年”，她认为，过年被赋予的意义在于既是周家一家人对团聚的渴望，也是展示国家与时代突进的窗口，而“六小君子”每年初三的聚会，也是时代和人情变化的记录。同时又通过和导演、原作者沟通，最后决定把原著“温暖底色”。梁晓声通过小说《人世间》表达对人命运的深切的同情和现实的种种不堪，具有现实主义深度。但是影视作为可视的形象是直接给观众的，没有小说那样大的空间去思考，没有不确定性。让人看到好人有好报，这也是一种观众期待。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改动。电视剧《人世间》后期的形式转换和编码重译也做得很用心。除了演员对角色的出色演绎，剧终，恍若隔世的光字片棚户区置景，嘎吱嘎吱自行车链条的音响，如怨如诉的主题曲“世间的苦啊，爱要离散雨要下，世间的甜啊，走多远都记着回家”余音袅袅，极大提升了小说原著的审美空间。

新生活+旧时光，青春怀旧剧的新语法

周倩雯

青春怀旧剧，是近年来国内荧屏上出现的一种新类型。受海外剧《请回答1988》热播的启发，创作者们陆续推出《我们的青春》《我的青春遇见你》《风犬少年的天空》《棋魂》《光阴里的故事》等一系列剧作，以一种回望的姿态，依托有据可考的历史年代和有迹可循的地域空间，打造“历史照进现实”的青春记忆故事，将青春与怀旧共冶一炉。

我们可以把青春怀旧剧视为由青春偶像剧分支出来的亚类型。而相比近年来日益泛滥的偶像剧，青春怀旧剧更具柔性的文化力量，同时能在叙事中嫁接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历史风貌，构建观众的集体记忆、激励年轻人追求青春的奋斗热情，构成国产电视剧行业的基本底色和多样性特征，尤其那些匠心独具的作品，其优长与不足，都能为行业发展提供富有参考价值的经验，让更多“小剧”原创者收获更多的经验，拥有更强的信心，利用好并不充裕的资金和其他资源，化“匠心”为“小而美”的探索。

青春怀旧剧的积极面向：锐意进取与守护传统并行不悖

青春怀旧剧极为考验创作者。“青春”和“怀旧”，是一组看似矛盾的名词。“青春”意味着自由、理想与新生活，而“怀旧”则往往代表对过往的追念守护，大部分同类型剧作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新生活充满活力，才会回想旧时光的美好，即便回忆再美，也不可能回到旧时光——这是一般青春怀旧剧的常规叙事路径。

包含《请回答1988》在内的“请回答”系列中，每部剧集都涉及一个特定的年份和地点，无论1994年的新村合宿所、1990年代末的釜山或1988年的首尔市道峰区双门洞，都可看作青春记忆深处的一处秘密基地。这处基地的破败和消逝则意味着青春记忆的消逝。

或是受到该系列的影响，曾导演《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张一白在时隔22年后执导《风犬少年的天空》，也将曾经擅长演绎的青春校园换成重庆的街巷，并营造出浓重的怀旧氛围，而剧中那群高三的孩子，最终也只能以挥手告别作为结局，离开自己熟悉的母校和故土。

而不久前收官的《光阴里的故事》（简称《光阴》），围绕上世纪90年代青岛国营自行车厂厂区内年轻人的情感生活和事业奋斗展开，在延续这一类型脉络的同时，做出了更新类型语法的尝试，值得作为典型案例来进行分析。《光阴》用细腻的情节和有说服力的人物来证明：“怀旧”未必是对现实的逃避，而“青春”也可以通过锐意进取来守护传统。该剧真实讲述了一个关于国企转型时期守成及创业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如何把新生活 and 旧时光同时安放的故事。

男主角公毕来福在全剧中是最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在人生重要关头做出很多常人无法理解的抉择：为早日成为家庭的顶梁柱放弃高考；为支撑即将倒闭的工厂，放弃了初恋女友和名企高管的诚意邀约……在观剧过程中，笔者一度怀疑，男主角的英雄光环是否过于明显？直到来福在师傅下岗后背负企业重任，却遭遇众叛亲离。他变得隐忍沉默，忍不住抱怨了一句：长大了怎么这么烦啊！这句台词如果搁在其他青春剧中，可以成为贯穿始终的“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是在《光阴》中，是极富现实意义的“愁滋味”。从毕来福到毕主任、毕厂长，男主角一脚深一脚浅地长大成人；无法理顺的人情世故，无从辩解的误会纷争，以及无法卸下的责任重担……这恐怕才是成人世界的真实样貌。毕来福这一角色因其成长轨迹清晰，从而具有可信度。他有其正直无私的时刻，也有狡黠、曲意迎合世俗规则的一面；他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深谙现实生存智慧；他锐意革新进取、学习新事物，但对事业守成，继承传统，又比谁都固执。来福坚持认为：守住飞翔自

行车厂就是守护住美好的青春记忆，而这种“向前看”并不意味着抱残守缺，而是追求“病树前头万木春”的人生境界，这也为青春怀旧剧的立意找到一种较为新颖的解读方式。

青春怀旧剧的日常现实主义基因：散文式表达，群像式书写

青春怀旧剧的另一重创作难点在于，这一类型具有日常现实主义的基因，在处理戏剧冲突时，需采用散文式戏剧结构，规避肤浅、过于巧合的外部冲突，而是在种种人物细节之间寻觅稍纵即逝的日常性戏剧冲突。

《请回答1988》的可借鉴之处在于：无论戏份多少，每一角色均有精心勾勒的人物画像，并以丰富、细腻的细节构成复调式的人物群像。不仅女主角成德善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包括她的小伙伴们及其各自的家庭，均因有完整且各具特色的成长线而生动鲜活。至于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并未刻意以高光聚焦，仅将其作为少年至青年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无论酸涩还是甜蜜，均构成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相较而言，2021年出品的《乔家的儿女》，虽也有着《请回答1988》类似的“生活流”及特定地域场景，也重点讲述年轻一代人的成长，但过于突出原生家庭的严重缺陷：童年丧母；和嗜赌成性的“污糟爹”朝夕相处；三丽小少年遭遇成人猥亵……当故事往“狗血”发展，极端的物质匮乏扭曲亲情人情化，“青春成长”转变为“惨中求生”，更无暇顾及更高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意味着和普通观众的经历渐行渐远。观众的体会只剩下“血压上升”，而不是“热血沸腾”，这样的青春也就失去怀旧的意义，作为家庭伦理剧来看倒无妨。

一旦摒弃过于狗血的恋爱情节，摆脱偶像剧“恋爱脑”及“美强惨”的主人公设定，青春怀旧剧就有可能在历史与



《光阴里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关于如何把新生活 and 旧时光同时安放的故事

现实的场域寻找更接地气、更有生命张力的戏剧冲突。《风犬少年的天空》涉及现实生活中下层百姓的生活艰辛和挣扎，但该剧收获观众好评后，主创者并未耐下性子，深耕这一剧作最具价值的日常现实主义基因，而是迫不及待转战大银幕——续作电影《燃野少年的天空》走向夸张癫狂的青春歌舞片路线，观众的失望溢于言表。

《光阴》对《风犬少年的天空》有所继承，同时摒弃《风犬》一剧中的青春悲凉底色，呈现出更为积极、乐观的一面。将青春成长与改革开放转型期国企奋斗求生存创业故事揉捏在一处，或许让人看到《大江大河》或《山海情》的影子，但其落脚点仍在“青春成长”这一主题，且结合两代人的冲突与合作，仍不失鲜明的类型特色。这将提醒其他同类型题材创作者：怀旧的时代不见得只是甜蜜青春的边角点缀，如能将老少两代人的情谊、观念传承作为戏核，将青春热血、锐意进取同坚守故乡、保住历史基业这一进一退两股力量揉成一根绳索，青春怀旧题材有望成就一个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中国当代故事。年轻演员需在这样的作品中打磨掉原有不切实际的偶像光晕，在鲜有误会、巧合、狗血虐恋的情境中踏踏实实演绎平凡日常生活，在纯真校园之外的“社会大学”中摸爬滚打，并给同龄年轻观众以正面、积极的价值引导。

青春怀旧剧的影像误区：以失真滤镜表达诗意

影视界有项约定俗成的认识：电影重视氛围塑造，而电视剧重视对白设计。而近年来，这种成规似不再准确。影像语言的诗意呈现不分屏幕大小，言情、抒志的氛围感营造在原本对白偏密集的电视剧艺术中日渐占据更重要的篇幅。国产电视剧行业对电影感氛围塑造的企图心，已成一股潜在的美学目标，也深刻影响着青春怀旧剧的影像设计，但偶有过犹不及之处。

《乔家的儿女》精准还原了南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风貌和日常器

皿，老一辈观众对此赞不绝口，但也还有观众挑剔该剧的场景“搭建感”过强。《光阴》为了维系观众对青春剧的常规类型认知，则有意识或无意中用力过猛地营造青春和怀旧气息兼具的光影氛围，被观众一再吐槽“滤镜失真”。青春怀旧剧对影像的诗意追求超越其他剧片，因此，对光影、布景、道具的设计和选用，可谓“增一分大肥，减一分大瘦”。

事实上，“诗意氛围”有时不在于滤镜，优秀的青春怀旧剧能以颇有巧思的影像修辞取胜。每一处场景——例如筒子楼、小街巷、阁楼，每一件带有岁月痕迹的日常用品——例如红白游戏机、随身听，还有方言、地方美食……这些既是重要的记忆证物，也是影像修辞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没有滤镜加持，也不能遮掩其光晕。倘若编导把握住这些亮点，放弃那些虚浮空洞的滤镜与布光，相信“青春”加上“怀旧”元素的剧集依然可以呈现更为上乘的艺术质量，成为观众的心头所好。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